

纪念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

抗美援朝战争,是中国“不得不打,而且必须打赢”的关键一仗。值此历史时刻,本报挖掘最新档案并采访昔日老战士,独家为您呈现志愿军出国第一战全貌,深入剖析志愿军如何以

劣势装备打出军威国威,并从宏观上展现中国军人从残酷的战争中领悟军事现代化,学习和掌握高新技术,推动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,为更好地保卫和平作出贡献。

1950年10月25日,敌军2团开路的3营和一个炮兵连乘车从温井进入两水洞、丰下洞,与志愿军40军“遭遇”。说是遭遇,其实是中国军队布好了“口袋阵”。

40军作为首批入朝的部队,迎着敌人的行军路线南下并寻找合适战机。118师到达两水洞、丰下洞后,发现这是长约20公里、宽约1公里的谷地,两侧均是绵亘的高地。师长邓岳判断这是敌人必经之地,决心在此打赢出国第一仗。

火炮未及开架,弹药箱尚未打开,敌3营750名士兵中483人被毙伤俘,不久全营宣告覆灭……



■ 志愿军出国前进行誓师动员

对手,『边打边建』,壮了军威,扬了国威——装备不足的志愿军迎战号称世界第一的强劲

打的是钢铁 拼的是斗志

三八式“万国造”

中央军委要求全国“打扫仓库”,一个班里有好多种枪;志愿军入朝之初,每个军编制汽车最多不过百辆,而美军一个步兵师就有3800辆汽车

1950年10月19日,由东北边防军改编而成的志愿军首批部队入朝,下辖第38、39、40、42、50、66军。刚获全国胜利的人民军队装备杂乱,光战士手里的枪便出自多国,一个班里有好几种枪,像日式三八步枪是6.5毫米口径,美式步枪是7.62毫米,国民党军的中正式步枪(仿德式)又是7.92毫米,子弹不能通用,且多数不能自制。为了应急,中央军委要求全国“打扫仓库”,把各地缴获的枪械分类送往前线,配给参战部队,像38军都用日制三八枪,40军用美制M1903A步枪。结果志愿军入朝之初,美军见到这支军队上没军衔,扛着三八式的队伍,误以为是“朝鲜预备役”,接火后方知是“中共正规军”。

首批入朝兵力约30万;而敌军为33.45万人,直到第二批入朝的第9兵团到来,志愿军才在兵力上占据优势

同时还要注意的,美军还有15个国仆从军及南朝鲜(韩国)军队助阵。换言之,志愿军不仅武器落后,兵力上也处劣势(首批入朝兵力约30万;而敌军为33.45万人),直到第二批入朝的第9兵团(辖第20、26、27军)到来,志愿军才在兵力上占据优势,但装备差距依旧。

围得住 吃不掉

志愿军因弹药不足,不少战士牺牲在敌军弹雨下;由于后勤供应瓶颈,穿着单薄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出现严重冻伤

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上旬,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运动战阶段,志愿军发动五次战役,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回“三八线”,歼敌23万人。正是这五次战役,让志愿军意识到装备和训练现代化是何等重要。

当时,美军联合火力相当绵密,每门105毫米炮日均射弹200发,而志愿军因弹药不足,往往沿用之前国内革命战争打法,例如将敌人放近再打,或打几枪就白刃格斗,不少战士牺牲在敌军弹雨下。而宏观上,由于火力不足,志愿军包围敌人师级甚至团级部队后很难彻底歼灭,“围得住,吃不掉”是常态。

志愿军老战士回忆,制约作战的更大瓶颈是后勤。抗美援朝战争不仅物资消耗惊人,且后勤供应也无法敌之于敌,主要靠跨国运输,加之敌军封锁,保障难度极大。第二次战役中,受敌火封锁,穿着单薄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出现严重冻伤,像东线的第9兵团冻伤减员超过战斗减员。

总之,志愿军认识到单靠兵力优势和传统步兵战术难以运动战大量歼敌,战争长期化不可避免。也是从那个时候,志愿军深感诸兵种协同乃至联合作战、武器制式化及后勤正规化的重要性,由此明显加快转变步伐。

打不断 炸不烂

进入阵地战阶段后,无论是武器、运输,还是兵种建设,志愿军“边打边建”,似乎有着“用之不竭的能量”

当战争进入阵地战阶段后,着眼全军制式化,中国从苏联采购大量武器装备,逐步为志愿军换装,取代之前的“万国牌”。后勤方面,志愿军于1951年成立后勤司令部,总兵力达22万人,缔造“打不断、炸不烂”的钢铁运输线。似乎不相信中国人能挺住,就在后勤司令部组建之初,1951-1952年,美军以航空兵发起高强度“绞杀战”,志愿军发挥“防空、抢修、突击”体系威力,最终让美军哀叹“无法阻遏中共用之不竭的能量”。

志愿军军兵种建设上,“边打边建”堪称一绝。1950年底,志愿军空军奉命出击。1951年1月,空军28大队队长李汉驾机击落击伤美机

撰稿 石宏 朱延瑞

独家还原：志愿军入朝第一战

敌军骄狂进入伏击圈 志愿军抡起“三板斧”

综合各方档案,当时最狂妄的敌人是南朝鲜第6师(早期资料称是第1师),他们从釜山一路北犯,千余公里路途上未遇太多抵抗,部队上下骄横异常。10月23日,该师7团侵占朝鲜名城熙川后,直逼鸭绿江畔的楚山,两天后进驻距江岸30公里的古场洞。该师2团作为侧翼于24日夺取云山,次日又向云山西北的北镇进军,那里正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朝鲜人民军统帅部会合的地方,形势异常危急。

然而,“骄狂的学生兄弟是灭亡”。25日,敌军2团开路的3营和一个炮兵连乘车从温井进入两水洞、丰下洞,

与志愿军40军“遭遇”。说是遭遇,其实是中国军队布好了“口袋阵”。原来,40军作为首批入朝的部队,完全是迎着敌人的行军路线南下并寻找合适战机,其中118师先期到达两水洞、丰下洞后,发现这是长约20公里、宽约1公里的谷地,两侧均是绵亘的高地,特别是玉女峰是控扼云山-温井公路的咽喉,师长邓岳判断这是敌人必经之地,决心在此打赢出国第一仗。全师随即开始构筑阵地,设伏拦截,特别是担负主攻的354团已成“盘马弯弓”之势,单等狂敌试刀了。

25日10时许,既无尖兵探路,也

无火力试探的敌军大摇大摆地钻进伏击圈,师侦察连打响第一枪,摧毁敌人头车,旋即各部一齐开火,整个山谷变成火海。敌人尚不知大祸临头,以为对手仍是之前避战的朝军,他们大大咧咧地跳下卡车,想摆开扇状队形向山上仰攻,但志愿军哪肯给他们布阵的机会,凶猛的“拦头、截尾、斩腰”三板斧将其打得晕头转向,火炮未及开架,弹药箱尚未打开,敌3营750名士兵中483人被毙伤俘,不久全营宣告覆灭。战后清点俘虏时,志愿军还发现一名双脚发抖的白人军官,经查实他是敌3营的美军顾问赖勒斯,他做梦没想到自己是第一个进中国俘虏营的美国人。

谁才是真正的军人

当敌2、19团几乎覆灭之际,敌6师7团于26日“荣幸”地到达鸭绿江边,可来不及庆贺,已在温井-古场洞公路沿线布置好的志愿军就准备收网捞鱼了。鉴于后路被切断,敌7团于28日撤至古场洞,试图去松木洞与师部会合,但志愿军没给他们机会。29日8时,7团接到师部电报:“你团已陷入危险状态,望尽最大努力突围。”一小时后,7团撞进志愿军118师在古场洞以南的龙谷洞布好的伏击圈中,全团丧失建制。

12时许,已成“光杆师长”的张都暎发出最后的电令:“除能携带装备外,其余均予销毁,并到松木洞集结。”这也意味着敌6师彻底放弃指挥,任由各团“放鸭子”了。伴随着志愿军的穷追猛打,敌军整团整营地垮掉,然后被分割拼命阻击,志愿军暂时撤出阵地,但20分钟后再次在追击炮掩护下冲锋。

很快,19团第一道防线被撕开,许多贪生怕死的敌兵没等志愿军冲进战壕就仓皇溃逃。半小时后,敌军第二道防线也告崩溃,团长朴光赫下令集中火力突围,跟在他身边的朴正仁也不时用无线电向各营确认战况,得到的回答都是:“我们完了,中共军把路封死了!”朴光赫拼命向师部呼救,但没有反应,而美机也在志愿军高炮拦截下逃走。后来,朴光赫才知道,6师师部也在28日遭志愿军袭击,已然自顾不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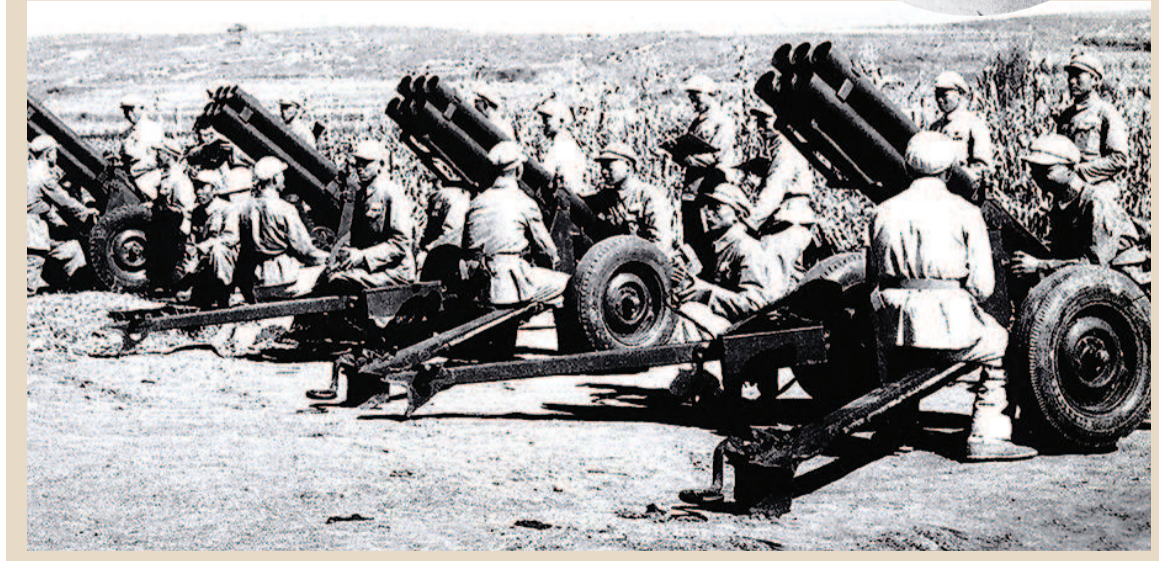
撰稿 艾嘉



▲ 朝鲜老大娘向志愿军控诉侵略者罪行

► 志愿军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

▼ 志愿军后期装备国产六管火箭炮



敌军炮口全对准北方 志愿军迂回从南进攻

先头营被歼,敌6师师长张都暎慌忙上报“联合国军”总部,“我遇到中共军!我遇到中共军!”但“联合国军”司令、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毫不在意,严令6师继续北进,似乎被美国人乐观情绪麻痹了,张都暎在松木洞指挥所连下三道命令:遭攻击的2团主力回撤温井;19团增援2团;7团继续向鸭绿江攻击前进。27日清晨,敌19团向温井进发,头顶上有美机掩护,南朝鲜8师也派出10团策应。下午,该团进驻温井以南,没见到一个中国兵,这倒让团长朴光赫对“用鸭绿江水洗脚”又充满幻想,他命属下把团部放到距前沿仅8公里的地方,这是非常冒险的。

此刻,针对傲慢依旧的敌人,志愿

军因势利导,总部指示先期入朝的40、39、50军拿位置最突出的南朝鲜军开刀,而且一口气瞄准其第6、8、7、1等师,之后再对付跟在后面的美英军队。27日晚,敌19团作战主任朴正仁听到志愿军阵地上传出笛子和锣鼓声,这让他有些恐惧,但没过多久,双方阵地又陷入沉寂。朴正仁视察各阵地布防,向团长报告完后回到指挥所。连日的急行军,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,正想躺下来休息会儿,哨兵跑来报告:“中共军杀过来了。”时间是28日0时15分,朴正仁马上跑上帐篷,听到周围是敲击金属声和喊杀声,他慌忙给团长朴光赫打电话,电话那头高喊:“快让团炮兵营开火!”这时候,敌炮兵才发现自己犯下

